□蒋岩金

稻花香里忆袁老

又到了稻花飘香的季节，我格外怀念袁隆平院士，怀念22年前他在武义度过的三天。

那是1999年夏天，我在武义县任县委书记。全国两系法优质杂交早稻示范现场会将于当年7月5日至6日在武义举行，袁隆平院士将来武义参加会议。当时我已在武义工作了八个年头，袁隆平的名字对武义人来说，早已如雷贯耳。

武义县从1976年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80年10月，袁隆平得知武义县农业局技术人员不远千里到湖南寻觅良种时，就从自己保存的样品中拿出半斤威优64的父本给了他们，从此武义走上了一条从试种到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之路，双方的合作一年一年地延续了下来。20年来，武义县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稳步扩大，当年的杂交早稻面积达到了12万亩，占早稻面积的80%左右。正是在袁隆平的直接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武义县的粮食生产结出了累累硕果。袁隆平也和武义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武义的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给予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袁老的到来，我们大家特别是农业部门和种粮大户，都分外高兴，可以亲眼一睹这位大科学家的风采，亲耳聆听袁老传授先进经验，大家奔走相告，沉浸在期盼和喜悦之中。

初 识

袁老一行7月4日凌晨3点抵达武义。上午9点，他就不顾舟车劳顿，开展紧张活动，由时任县长金中梁陪同，参观武义一中、郭洞、火车站、熟溪桥、博物馆等。我则陪同与会的武义籍著名农学家、中国农科院科研管理部原主任、中国农学会常务副会长方悴农同志参观。

恰巧我们在一中和袁隆平院士相遇，两位农业大咖、老朋友紧紧握手，相谈甚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老，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一张黝黑、瘦削的脸，和老农民没有什么两样。这位名扬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就像一位邻居老爷爷。他的那种亲和力，我久久不能忘怀。

考 察

7月5日，全国两系法优质杂交早稻示范现场会的日程是实地考察两系杂交早稻香两优68示范片，共有三处：桐琴镇楼王村4000亩，王宅镇郭浦朱村2000亩和桃溪镇泽村520亩。

袁老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我就跟在他后面。那天天气炎热，气温接近40度，袁老没有戴遮阳帽，我建议他戴上一顶，他说：“这点太阳算什么，我习惯了，还是不戴方便，在田里戴着有时还碍事。”

在示范片，他热情地和村干部、村民握手、攀谈，向农民了解种植细节，时不时蹲下来仔细观察稻田稻谷的生长情况。

在楼王村，他看了水稻长势后说：“这里的早稻长势喜人，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银镶边’‘金镶边’都有，这样的早稻结实率高，田里没有稗草，没有早衰现象，没有稻瘟病、纹枯病，武义农民真了不起。”

在郭浦朱村，当了解到这里原来土质较差，是中低产畈，但稻苗生长大面积较均衡，长势良好，袁老高兴地说：“良种必须有良法，武义人种田精耕细作，科技意识、应用水平确实高。”这时，郭浦朱村已在路边摆好了桌子和宣纸，村民热切请求袁隆平先生留下墨宝，袁老欣然提笔，题写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个大字，勉励村民科学种田，围观村民个个拍手称好。

在泽村时，袁老了解到该示范片是由村集体统一布局、统一育秧、统一翻耕、统一植保、统一肥水管理时说：“武义人科学种田的热情再一次让我感动。”

在考察途中，袁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到武义来，实地看了杂交水稻的种植情况，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搞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广，在生产上应用，你研究的东西没有人接受，等于没有用，那不是白搭吗？现在和武义，我们配合得很好，他们积极性很高，从领导到群众，我们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比较好的成果，能够在生产上转化为生产力，就是靠一些基层的推广。我一看早稻长得这个样子，整整齐齐的，没有什么稗子，你看这里精耕细作，像绣花一样的，我说像湘绣啊，这个不简单！不简单！”连着两个“非常满意”和“不简单”，体现了袁老对种植的高要求和对武义种粮情况的赞许，给了我县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天的现场看下来，袁老对武义县杂交水稻的种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对袁老说：“这都是您亲自指导的结果。”袁老笑着说：“不，这是你们武义农民科技意识强、科学种田的结果。”袁老在现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工作的认真、专注和一丝不苟，深深地打动了我。

说 梦

在考察途中，袁老还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们在试验田里，我们的水稻，新品种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呢比扫帚还长，籽粒呢有花生米大，我跟我的助手啊，就在呢，稻子下面乘凉。这个梦如果实现呢，我想再通过两代、三代人的努力，是有可能的。”大家听了一起鼓掌，为袁老的超级稻梦想叫好。

后来，我了解到，袁老的这个梦想，在许多场合说过。现在流传的一首名为“我有一个梦”的歌曲，歌词就是袁老撰写的：

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光给了它希望，雨给了它滋养，它陪种子成长。

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

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这晚霞洒满小山村，妈妈我陪您说说话，这种子是您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风吹起稻浪，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成垛，谷子迎着阳光哔啵作响，水田泛出一片橙黄。

这首歌唱起来是那么的动听，听起来是那么的温暖。妈妈种下了一颗种子，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长成了高大的、造福全人类的庄稼。歌曲既唱出了袁老对水稻研究的远大理想，又体现了他的执着、痴爱和献身精神，还表达了袁老对母亲的真挚感情，让人动容。

庆 生

1999年恰是袁老70虚岁，虽然生日是在9月，可机会难得，我们提前为袁老庆生。7月5日晚上，我们为袁老举行了生日晚宴。演员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大家高唱生日歌，祝袁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表达对袁老的衷心祝愿，与会者还在十几米的红纸长卷上，每人写一个寿字，表达对袁老的真挚祝福。全国劳模、桐琴镇种粮大户朱真德还代表全县农民按武义民间习俗送上鸡蛋和面条，还有一把香两优68的稻穗，祝袁老生日快乐，还说“我们农民有句话，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吃饭不忘袁隆平”。袁老答谢说：“我感谢武义县的领导，这么热情，这么好客，对我过奖了，我在这里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武义县领导和武义县全县人民。今后呢，我们要更加密切地合作，我把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首先放到武义来开花结果。”袁老的话，顿时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袁老那么谦虚、那么平易近人，对武义的感情是那么深，令我深深感动。

报 告

7月6日上午，会议继续举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王良仟代表省政府讲话，我代表武义县委县政府和武义人民致辞，县长金中梁作了武义简况和推广杂交水稻的情况汇报。接着，袁隆平院士作报告，讲了优质与高产的关系，优质早稻也可以高产；认为武义的水稻耕作水平高，农民科技种田意识强；介绍了两系法和三系法的优缺点，介绍了国际和国内的超级杂交水稻研究情况和培育目标。袁院士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7月6日下午，我们特别邀请袁隆平院士为全县干部作农业科技报告，报告题目是“从育种角度展望我国水稻的增产潜力”，全县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农办主任、种粮大户、县机关及县属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千人听取了报告。袁院士强调，通过育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水稻产量可以不断登上新台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人的努力奋斗不断追求，中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与会人员不顾天气炎热，听得非常认真，大家都感到大开眼界、受益不浅。

袁老在武义的行程结束了，7月7日下午1点半乘火车去北京。我们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相约进一步加强武义和研究中心的联系，并邀请袁老再到武义指导。袁老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再接再厉，我一定还会来。”望着远去的列车，我思绪万千，袁老在武义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却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袁老与武义人民的感情源远流长，历久弥新，2013年12月20日，他还为武义亲笔题词“稻花香，武义情”。

今天，当稻花又香的时候，袁老却走了。袁老走了！再也见不到我们敬爱的袁老了，我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说，谨将以上回忆作为一瓣心香，奉献给袁老的在天之灵！

袁老，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振南

导游图里看风景

许多年来，我曾陆陆续续到过一些风景名胜区，有和同事、亲友结伴前往的，也有独自旅行的。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我每到一地都要找一张导游图，有自己购买的，也有在下榻宾馆大厅里免费拿的——眼下一些新开发的风景区，尤为重视这种形式的广告宣传，以此招徕更多的游人。有了导游图，我往往避开导游，一个人沿着图上的提示，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自认为最佳的景点作逍遥游。

回来后，我把这些导游图做成纪念册，一直以来当成宝物似的珍藏着，每当身心疲倦、文思枯竭时，我便会拿出来一张张地翻阅。看着导游图上这些绚丽多彩的图片和优美简练的文字，我的脑海里就会重现游览时的情景，再一次开始神州之旅：我看到泰山南天门高耸雄奇的风光，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魄；看到漓江清澈见底的秀水和两岸灵异的青山，体会“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的诗情画意；看到黄河壶口瀑布咆哮的激流和腾升起的雾岚，体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也看到壮观的南昌滕王阁和赣江远处的航船，沉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意境……

导游图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它套印着每一个风景名胜古迹的精华彩照，浓缩着璀璨的历史文化。万千山水包罗其中，古桥园林尽显风流。虽然不少导游图广告意味明显，但我仍乐此不疲地阅读它们，收藏它们。

在我的印象里，通常的导游图多是折叠成长条形的，一拉开就像一张地图，如云南的导游图打开后是一张大的地图，上面除了画着交通路线外，还印着梅里雪山、丽江古城、大理洱海和罗平九龙瀑布群等风景照，在图的下方是少数民族的活动场景，让你一看到这些风景风俗照，就会将你的灵魂牵扯过去，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彩云之南大地的旅行。陕西的旅游图也是折叠形的，它的首页印着秦始皇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撼人心弦，打开后八百里三秦大地的重点景区历历在目：骊山、华山、华清池、黄帝陵、西安古城、壶口瀑布无不向你招手，一种厚重的文化很快引发你的沧桑感，也让你的思想越过历史的天空走向遥远的年代。浙江的导游图，封面自然是杭州西湖，因是江南水乡，图内的风景照也多是水乡古镇，读上一遍，欸乃的橹桨声就会从远处传来，并在你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导游图也有装订成小册子的，可以一页一页地阅读，如普陀旅游指南，封面是一张沙雕照，一老一小的两人在开心地玩着黄金般的海沙。里边内容丰富，景点介绍、交通线路、宾馆外景、购物市场、美食拼盘，一应俱全，俨然就是一本广告大全。湖南的导游图，首页印的是岳麓书院，那古朴而端庄的建筑，很容易让人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中看出三湘大地上人才辈出的盛况。这册旅游图接下来的内容很丰富，有“停车坐爱枫林晚”的爱晚亭，有“人间仙境”之称的张家界，也有沈从文笔下的边陲小镇和流水人家。总之，湖南导游图的文字简介短小、扼要、优美，深得楚辞的精髓……

在导游图里看风景，可追寻前人的足迹、今人的营造，可感慨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伟大，也能感觉到时空之深邃、世界之博大、山川之美丽、文化之神奇、历史之厚重，我每次欣赏后，全身心便沉浸在幸福而快乐的遐想中。

当然，话说回来，在收藏的导游图里看风景，毕竟只是回忆和神游，若要获得更多的美感和对风景底蕴的感悟，还需亲临其境，方能观其大全。这显然也是人生的真谛和真理。

□游宇明

奉承话的三种“毒性”

人有一种听好话的天性，比如你活到八九十岁，有人说“老兄你这几年老得快，头发全白了”，你会不高兴；假如换一种说法：“您老阅历丰富、德高望重。”你肯定受用。再比如你临近退休还是个科员，某人说：“你进步怎么那样慢。”估计你的眼睛会鼓得像石球一般；如果他说：“淡泊的人都像你一样不在乎升官发财。”你会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

说奉承话的高手，可能少有超过明代才子解缙的。解缙最大的特点是脑子特别好使，能应非常之变，拍了马屁还不露痕迹。某次，朱元璋跟他说：“昨夜宫中有喜，你不妨作诗一首。”解缙猜想应该是有皇子降生，立即来了一句：“君王昨夜降金龙。”朱元璋说：“是女孩。”解缙马上改口：“化做嫦娥下九重。”朱元璋又说：“可惜已经死了。”解缙的思路再度拐弯：“料是世间留不住。”朱元璋说：“已经将她抛到水里去了。”解缙回答：“翻身跃入水晶宫。”你看，皇帝丧女本是件很不幸的事情，到了解才子口里，似乎这小女婴是去天国享福了，他的奉承话说得多顺溜、多讨喜啊。

实话切近真相，却难免残酷；奉承话虽然虚假，却能使人保全面子。然而，奉承话这玩艺也不是永远那么“心旷神怡”，用漫画家于昌伟的话说，它“就像猫一样，会舔人，也会抓人”。

奉承话的第一种毒性是使人高看自己。有的书法家，其字明明写得像鸡爪，其俗入骨，当了书协的副会长、会长，听的奉承话多了，便觉得自己才高八斗，小小一幅字敢叫价十万、二十万，没想到一旦从岗位退下来，几千块钱一幅都没人要。有的作家发表了一点文字，有人给他写过三两篇评论，就自视文豪，自费书一本一本地印，最后都回到造纸厂化作了纸浆。不难设想，如果这些人脑子清醒一点，不被各种各样的奉承话忽悠，他们还会干出如此可笑之事吗？

人吃五谷，难免有各种缺点，一些事做得不到位，遭人批评很正常。当一个人习惯于听颂歌，逆耳之言便会使他严重不适，甚至伤肝伤肺，这是奉承话的第二种毒性。清末的郭嵩焘在出使海外的时候，老老实实向总理衙门报告自己一路的见闻、感想，本意是促使皇帝和大臣反省，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最终结果却是遭到统治者的嘲讽，官职也被撤了。拒绝有见地的建议是要付出代价的，清朝三十多年后的覆亡便是证明。

奉承话最大的毒性还在于对方的“有所求”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压力。一个人总是对另一个说好听的话，内心一定有自己的小九九。有时是想通过自己的奉承话换取对方的奉承话，给自己增加一点自信，更多的是想利用奉承话取悦别人，谋取名誉、官位、金钱方面的好处，所谓“拍马只是为骑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一个社会想避免奉承话四处作案，不太方便通过外在的规则约束。一般来说，外在规则约束的事物都是边界明确、具有较大客观性、便于操作的，主观性极强的奉承话显然不在其列。要做到不在奉承话中迷失方向，关键是个人要去除猎名之心。猎名之心很强，做什么都想炒作一下，奉承话就容易获得发芽、生根的土壤。做事务实，明白一分播种一分收获，不奢望获取努力之外的利益，奉承话就会失去市场，我们也就可以避免被它的毒性所伤。

是的，奉承话如猫，会舔人，也会抓人，它的抓人比猫之抓人危害更大，猫抓了人往往只是使个体承受损失，事后也较易止损，及时打针疫苗就没事了；奉承话抓人，除了伤及个体，还可能贻害他人、单位乃至民族、国家，其后继治疗也难得多。聪明的人们，请保持你的警惕！

摆设 王成 摄

□张达明

幽默是智慧之刀的轻轻一晃

“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先生的发明。1924年，林语堂在美国留学，他将英语“humour”创造性地译成汉语“幽默”，被语言学界赞誉为“神译”。对此，林语堂谦虚地说：“称赞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人罢了。”

作为幽默的鼻祖，林语堂当仁不让地一次次将幽默运用到了极致。

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次教授英文课时，林语堂腋下夹了一个鼓鼓的皮包，学生还以为里面装着讲课的资料。当他登上讲台打开皮包后，竟是一包带壳的花生。学生们还在迷惑时，他已将花生一一分送下去，又以流利的英语讲道：“花生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愿诸君吃了长生果后，一定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则微笑着招呼：“请吃！请吃！”教室顿时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也让学生永远记下了这次不同寻常的见面仪式。

能将幽默运用得娴熟自如的还有诸多大师，老舍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有一次，老舍先生应邀去一所大学演讲，上台就开明宗义：“我要讲六个问题，耽误诸位宝贵的时间了，就算给我一点面子吧。”接着便一、二、三、四、五地讲起来。讲完第五个问题后，他看了一下表，发现快到吃饭的点了，便一本正经地大声说：“第六个问题最重要：散会喂脑袋！”听众一愣，接着哄堂大笑，为他出乎意料的幽默热烈鼓掌。

汪曾祺先生是个豁达的老头。一次，著名作家毛守仁去看望他，不知不觉聊到了当年的“反右”。汪曾祺毫不避讳曾被划为“右派”的经历，缓缓道：“本来我这个人就很平淡，要不是当了一回‘右派’，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汪曾祺以智者的心态，幽默化解了曾经的不幸。

钱钟书先生虽不苟言笑，却也不乏幽默。他说：“我既然姓了钱，钱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显示出一个大学者温婉幽默的语言艺术。

幽默是一种人生的观点，更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说到底，幽默是智慧之刀的轻轻一晃。

□古保祥

风中的桑梓

我总觉得风从故乡来。

风或松或紧，或柔软或莽撞，我总能够闻见故乡的气息，总可以感受到麦苗的馨香，我穿越了风，看见祖母的坟前早已经荒草萋萋。

我觉得城市的风与家乡的风截然不同，城里的风有味道，酸甜苦辣咸，家乡的风清淡，像一杯茶；城里的风总是有一股铜臭的气息，而家乡的风柔软，与钱毫无关联。

从小我便非常喜欢关于风的古诗，所以，我崇拜过刘邦，觉得他在“大风起兮云飞扬”中找到了一统华夏的信念；喜欢孟浩然，“夜来风雨声”是一种难于超越的意境；更喜欢崔护先生，“桃花依旧笑春风”，使孩子们对爱情有了一种初始的朦胧情愫。

乡下的风，总能以凌厉的姿态决定着世间万物，它一用力，所有的庄稼便会遭殃，豕突狼奔、鸡飞狗跳。

我常常在某个雨季来临前，坐在老屋的檐下看风光临人间。

花最感性了，刚开的花朵悄悄收拢；鸡最会自保了，它们赶紧关门落锁；蚂蚁们勤劳忙碌，拼命地挪动着娇小的身躯。而风中，最为劳碌的是天下的母亲们，她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在小巷中认真地叫着自己的儿女回家；或者在晾晒场上与风比赛，她们要在雨季来临前做好秋收冬藏。

我曾经做过风的日记，数着哪一天没有风。可是，我却失望了，一年365日，日日有风，微风、暖风、热风、冷风、狂风、暴风、飓风，风以不同的形态绽放着自己的天赋才华，倘若真有一天，大好的晴日，阳光炙烤着苍生，你以为没有风了，一直失望到下午，可是，上学要迟到了，我飞奔着前往，却发现，袖底有风，脚下生风，我才发现，风也可以制造，就像幸福快乐一样，通常需要人的主观努力来争取，那些凭空捏造的理想只能是镜花水月。

我发现风是大自然最伟大的恩赐。

风传播着美好的讯息，风来到田间，告诉所有的生灵们，春天来了，日子暖了，岁月苏醒了，年迈的老人们不再困在屋里熬冬，他们站在阳光里，谈论着世事无常。

风将种子带到乡下每一个角落里，不知名的草儿生命力最为顽强，不用人的侍候，它们锦衣夜行。

风将花粉撒往人间，个个植物们竞相生长，拔节、授粉、灌浆，它们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不比我们人类差。

植物通常比人类和动物更早发现风的到来，躲在泥土里的蓑草们，打了个盹儿，一滚便是一望无垠的绿色；菜园里也热闹起来，母亲去年入冬时种下的芫荽，本来已经对冬天失去了信心，它们躲在雪中早已经奄奄一息，但风来了，它们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香菜，于是，执着地涅槃重生，像人一样，劈荆斩棘，于是香气四溢，唇齿留香。

无论身在何方，总会将世间万物与故乡风物比较一番，乡风纯朴，有了风土，才有人情，世风并没有日下，我们缺少的，却是一种风雨无阻的勇气与力量。风能够快速地将思念送达人间，风的速度不比网络慢，它们环保、节能，且永生。

风从桑梓来，风中有思念的家人，他们已年迈，却执着地守护着桑梓家园。

在乡下，我们每个人都奔跑在风里，活在风里，奋斗在风里。

我们一辈子都是风的孩子。

协作： 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